全唐文/卷05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韓愈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答渝州李使君書

乖隔年多，不獲數附書，慕仰風味，未嘗敢忘。使至，連辱兩書，告以恩情迫切，不自聊賴。重序河南事跡本末，文字綢密，典實可尋，而推究之明，萬萬無一可疑者。欽想所為，益深勤企，豈以愈為粗有知識，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？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，何幸之大也！愈雖無節概，知感激。若使在形勢，親狎於要路，有言可信之望，雖百悔吝，不敢默默。今既無由緣進言，言之恐益累高明，是以負所期待，竊竊轉語於人，不見成效，此愈之罪也。然不敢去心，期之無已，以報見待。惟且遲之，勿遽捐罷，幸甚！《莊子》云：「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，聖也。」《傳》曰：「君子竣命。」然無所補益，進其厭飫者，祗增愧耳。良務寬大。愈再拜。

答元侍御書

九月五日，愈頓首：微之足下：前歲辱書，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，即詐為喑，棄去。祿山反，有名號，又逼致之，濟死執不起，卒不汙祿山父子事。又論逢知讀書，刻身立行，勤己取足，不幹州縣，斥其餘以救人之急。足下繇是與之交，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氏。足下以抗直喜立事，斥不得立朝，失所不自悔，喜事益堅。微之乎，子真安而樂之者！謹詳足下所論載，校之史法，若濟者，固當得附書。今逢又能行身，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，載之天下耳目，徹之天子，追爵其父第四品，赫然驚人。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。濟、逢父子自吾人發。《春秋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，夫苟能樂道人之善，則天下皆去惡為善，善人得其所，其功實大，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。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，而足下年尚強，嗣德有繼，將大書特書，屢書不一書而已也。愈既承命，又

執筆以俟。愈再拜。

與鄭相公書

再奉示問，皆緣孟家事，辭旨惻惻，憂慮深遠，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，終始不倦。伏讀感欷，不知所喻。舊與孟往還數人，昨已共致百千以來，尋已至東都，計供葬事外，尚有餘資。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，足以益業，為遺孀永久之賴。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。先與相識，亦甚循善，所慮才幹不足任事。鄭氏兄弟，惟最小者在東都，固如所示，不可依仗。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，比持服在東都，今已外除，經營孟家事，不啻如己。前後人所與，及裴押衙所送錢物，並委樊舍人主之，營致生業，必能不失利宜。候孟氏兄弟到，分付成事，庶可靜守，無大闕敗。伏惟不致遠憂，續具一一諮報，不宣。愈再拜。

與袁相公書

伏聞賓位尚有闕員，幸蒙不以常輩知遇，恒不自知愚且賤，思有論薦。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，孝友聰明，家故饒財，身居長嫡，悉推與諸弟。諸弟皆優贍有餘，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，宗師怡然處之，無有難色。窮經究史，章通句解，至於陰陽、軍法、聲律，悉皆研極原本。又善為文章，詞句刻深，獨追古作者為徒，不顧世俗輕重，通微曉事，可與晤語。又習於吏職，識時知變，非如儒生文士，止有偏長。退勇守專，未為宰物者所識，年近五十，遑遑勉勉，思有所試。閣下倘引而致之，密加識察，有少不如所言，愈為欺罔大君子，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。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，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，猶足更容，輒冒言之，退增汗懾。謹狀。

與鄂州柳中丞書

淮右殘孽，尚守巢窟，環寇之師，殆且十萬，瞋目語難。自以為武人，不肯循法度，頡頏作氣勢，竊爵位自尊大者，肩相摩，地相屬也。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，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，助寇為聲勢而已。閣下書生也，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是習，仁義是修，法度是束。一旦去文就武，鼓三軍而進之，陳師鞠旅，親與為辛苦，慷慨感激，同食下卒，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，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茲！此由天資忠孝，鬱於中而大作於外，動皆中於機會，以取勝於當世。而為戎臣師，豈常習於威暴之事，而樂其鬥戰之危也哉？愈誠怯弱不適於用，聽於下風，竊自增氣，誇於中朝

稠人廣眾會集之中，所以羞武夫之顏，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，不在彼而在此也。臨敵重慎，誡輕出入，良用自愛，以副見慕之徒之心，而果為國立大功也。幸甚，幸甚！不宣。愈再拜。

又一首

愈愚，不能量事勢可否。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，蚊蚋蟻蟲之聚，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，提童子之手，坐之堂上，奉以為帥，出死力以抗逆明詔，戰天下之兵；乘機逐利，四出侵暴，屠燒縣邑，賊殺不辜，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，洛、汝、襄、荊、許、潁、淮、江為之騷然。丞相、公卿、士大夫勞於圖議，握兵之將、熊羆貙虎之士，畏懦蹴蹜，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。獨閣下奮然率先，揚兵界上，將二州之守，親出入行間，與士卒均辛苦，生其氣勢，見將軍之鋒頷，凜然有向敵之意。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，取先天下武夫，關其口而奪之氣。愚初聞時，方食，不覺棄匕箸起立。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，與死寇角逐，爭一旦僥倖之利哉？就令如是，亦不足貴。其所以服人心，在行事適機宜，而風采可畏愛故也。是以前狀輒述鄙誠，眷惠手翰還答，益增欣悚。

夫一眾人心力耳目，使所至如時雨，三代用師，不出是道。閣下果能充其言，繼之以無倦，得形便之地，甲兵足用，雖國家故所失地，旬歲可坐而得。況此小寇，安足置齒牙間？勉而卒之，以俟其至，幸甚！夫遠徵軍士，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，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，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，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，急之則怨，緩之則不用命；浮寄孤懸，形勢銷弱，又與賊不相諳委，臨敵恐駭，難以有功。若召募土人，必得豪勇，與賊相熟，知其氣力所極，無望風之驚，愛護鄉里，勇於自戰。徵兵滿萬，不如召募數千。閣下以為何如？儻可上聞行之否？計已與裴中丞相見，行營事宜，不惜時賜示及，幸甚！不宣。愈再拜。

答魏博田僕射書

季冬極寒，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。即日愈蒙免，蒙恩改職事，不任感懼。使至，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，欣慰殊深，贊善十一郎行，已附狀，伏計尋上達。愈雖未獲拜識，嘗承僕射眷私，猥辱薦聞，待之上介，事雖不允，受賜實多。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，令譔《廟碑》，見遇殊常，荷德尤切。安有書問稍簡，遂敢自疏？比所與楊書記書，蓋緣久闕附狀，求因間粗述下情。忽奉累紙示問，辭意重疊，捧讀再三，但增慚悚。僕射公忠賢德，為內外所宗，位望益尊，謙巽滋甚。謬承知遇，欣荷實深，伏望照察。限以官

守，拜奉未由，無任馳戀。謹因使迴奉狀，不宣。謹狀。

與華州李尚書書

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？乍離闕庭，伏計倍增戀慕。愈於久故遊從之中，伏蒙恩獎知待，最深最厚，無有比者；懦弱昏塞，不能奮勵出奇，少答所遇。拜辭之後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，東望殞涕，有兒女子之感。獨宿直舍，無可告語，展轉歔欷，不能自禁。華州雖實百郡之首，重於藩維，然閣下居之，則為失所。愚以為苟慮有所及，宜密以上聞，不宜以疏外自待；接過客俗子，絕口不掛時事，務為崇深，以拒止嫉妒之口；親近藥物方書，動作步趨，以致和宣滯。為國自愛，副鄙陋拳拳之心，幸甚幸甚！謹奉狀，不宣。愈再拜。

京尹不台參答友人書

所示情眷之至，不勝悚荷。台參實奏云：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台參；京尹郡國之首，所管神州赤縣，官帶大夫，豈得卻不如，事須台參？聖恩以為然，便令宣與李紳不用。台參亦是何典故？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，何況京尹？人見近事，習耳目所熟，稍殊異即怪之。其於道理，有何所傷？聖君使行，即是故事。自古豈有定制也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，若別差人，即是妄說。豈有此事？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，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。流言止於智者，正謂此耳。客多，自修報狀不得，伏惟照察。

答侯生問論語書

愈白：侯生足下：所示《論語問》甚善。聖人踐形之說，孟子詳於其書，當終始究之。若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是也；苟有偽焉，則萬物不備矣。踐形之道無他，誠是也。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，非也。賢者非不能踐形，能而不備耳。形，言其備也，所謂具體而微是也。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充實則具體，未大則微。故或去聖一間，或得其一體，皆踐形而未備者。唯反身而誠，則能踐形之備者耳。愈昔注解其書，而不敢過求其意，取聖人之旨而合之，則足以信後生輩耳。此說甚為穩當，切更思之。愈白。

與少室李拾遺書

十二月某日，愈頓首：伏承天恩，詔河南敦喻拾遺公，朝廷之士，引頸東望，若景星鳳

凰之始見也，爭先睹之為快。方今天子仁聖，小大之事，皆出宰相，樂善言如，不得聞。自即大位已來，於今四年，凡所施者，無不得宜。勤儉之聲，寬大之政，幽閨婦女、草野小人，飽聞而厭道之。愈不通於古，請問先生，世非太平之運歟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，年穀熟衍，符貺委至；幹紀之奸，不戰而拘累；強梁之凶，銷鑠縮栗，迎風而委伏。其有一事未就正，自視若不成人。四海之所環，無一夫甲而兵者。若此時也，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，斯無時矣。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，足跡接於諸侯之國。今可為之時，自藏深山，牢關而固距，即與仁義者異守矣。想拾遺公冠帶就車，惠然肯來，抒所蓄積，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，利加於時，名垂於將來，踴躍悚企，傾刻以冀。又竊聞朝廷之議，必起拾遺公。使者往，若不許，即河南必繼以行；拾遺征君若不至，必加高秩，如是則辭少就多，傷於廉而害於義，拾遺公必不為也。善人斯進其類，皆有望於拾遺公，拾遺公儻不為起，是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。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，君子不盡得顯位，人庶不盡被惠利，其害不為細。必望審察而遠思之，務使合於孔子之道。幸甚！愈再拜。

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

愈聞士有己未達而達人者，大夫意寧實之哉？小人誠其人，今言則無故，過濡恩惠，思以極報之謂也。伏惟閣下仁義風天下，任帝室宏奇，名譽之美，刑政之威，化道之事，使四方無聲色之娛，金帛之富，車服之制以從之，則亦稱顯位，雍容暇豫，而又何求？則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，奉之以非常之禮，俾耀名天下，答天子鴻恩。側見河東薛公達，年二十有六，抱驚世之偉材，發言挺誌，夐絕天秀；服仁食義，融內光外；直剛簡質，與世不常。想其升朝廷議，凜瑩冰玉，隱慝潛奸，滅心鑠謀。然今尚幽塞未光，弢銛利，靜居河洛。惟高公之清風，驅馬千里，文以為贄，求拜華軒。公則見之矣，遇未甚厚。懼左右者不明，喜蔽能黷聽不令之言，故小子忘懼，激憤獻此，惟公明之。夫垂纖餌溟泉，冀吞舟之魚則疏；施薄禮天下，取特達之士亦難。大夫其裁之。

上賈滑州書

愈聞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幹進，又惟古執贄之禮，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，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，曰：豐山上有鍾焉，人所不可至，霜既降，則鏗然鳴，蓋氣之感，非自鳴也。愈年二十有三，讀書學文十五年，言行不敢戾於古人，愚固泯泯，不能自計。周流四方，無所適歸。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，含和發英，作唐德元，簡棄詭說，保任皇極，是宜小子刻心悚慕，又焉得不感而鳴哉！徒以獻策闕下，方勤行役，且有負薪之

疾，不得稽首軒階，遂拜書家仆，待命於鄭之逆旅。伏以小子之文，可見於十五章之內；小子之誌，可見於此書。與之進，敢不勉；與之退，敢不從。進退之際，實惟閣下裁之。

上考功崔虞部書

愈不肖，行能誠無可取，行已頗僻，與時俗異態，抱愚守迷，固不識仕進之門。乃與群士爭名競得失，行人之所甚鄙，求人之所甚利，其為不可，雖童昏實知之。如執事者，不以是為念，援之幽窮之中，推之高顯之上。是知其人之或可，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；知其人之或可，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。既以自咎，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，廢耳任目，華實不兼，故有所進，故有所退。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，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：「某得矣，某得矣。」問其所從來，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，九變其說。凡進士之應此選者，三十有二人，其所不言者，數人而已，而愈在焉。及執事既上名之後，三人之中，其二人者，固所傳聞矣。華實兼者也，果竟得之，而又升焉。其一人者，則莫之聞矣。實與華違，行與時乖，果竟退之。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，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。然愚之所守，竟非偶然，故不可變。凡在京師，八九年矣，足不跡公卿之門，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。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，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，不在趨時，而偃仰一室，嘯歌古人。今則復疑矣。未知夫天竟如何，命竟如何？由人乎哉，不由人乎哉？欲事干謁，則患不能小書，困於投刺；欲學為佞，則患言訥詞直，卒事不成，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。是以勞思長懷，中夜起坐，度時揣己，廢然而返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，今之人日已退。夫古之人四十而仕，其行道為學，既已大成，而又之死不倦，故其事業功德，老而益光。故《詩》曰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言老成之可尚也。又曰：「樂隻君子，德音不已。」謂死而不亡也。夫今之人，務利而遺道，其學其問，以之取名致官而已。得一名，獲一位，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，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，月以削，老而益昏，死而遂亡。愈今二十有六矣，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，豈為晚哉？行之以不息，要之以至死，不有得於今，必有得於古；不有得於身，必有得於後。用此自遣，且以為知己者之報，執事以為何如哉？其信然否也？今所病者，在於窮約，無僦屋賃僕之資，無緇袍糲食之給。驅馬出門，不知所之，斯道未喪，天命不欺，豈遂殆哉，豈遂困哉？

竊惟執事之於愈也，無師友之交，無久故之事，無顏色言語之情。卒然振而發之者，必有以見知爾。故盡暴其所誌，不敢以默。又懼執事多在省，非公事不敢以至，是則拜見之不可期，獲侍之無時也。是以進其說如此。庶執事察之也。

答劉秀才論史書

六月九日，韓愈白秀才：辱問見愛，教勉以所宜務，敢不拜賜。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，《春秋》已備之矣。後之作者，在據事跡實錄，則善惡自見。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，況褒貶耶？孔子聖人，作《春秋》，辱於魯、衛、陳、宋、齊、楚，卒不遇而死；齊太史氏兄弟幾盡；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；司馬遷作《史記》刑誅；班固瘐死；陳壽起又廢，卒亦無所至；王隱謗退死家；習鑿齒無一足；崔浩、範蔚宗赤誅；魏收夭絕；宋孝王誅死；足下所稱吳兢，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。夫為史者，不有人禍，則有天刑，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！唐有天下二百年矣，聖君賢相相踵，其餘文武之士，立功名跨越前後者，不可勝數。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？仆年誌已就衰退，不可自敦率。宰相知其無他才能，不足用，哀其老窮，齟齬無所合，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，猥言之上，苟加一職榮之耳，非必督責迫蹙，令就功役也。賤不敢逆盛指，行且謀引去。且傳聞不同，善惡隨人所見，甚者附黨，憎愛不同，巧造語言，鑿空構立，善惡事跡，於今何所承受取信，而可草草作傳記，令傳萬世乎？若無鬼神，豈可不自心慚愧；若有鬼神，將不福人。仆雖騃，亦粗知自愛，實不敢率爾為也。夫聖唐巨跡，及賢士大夫事，皆磊磊軒天地，決不沉沒。今館中非無人，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。後生可畏，安知不在足下？亦宜勉之。愈再拜。

與大顛師書

愈啟；孟夏漸熱，惟道體安和。愈弊劣無謂，坐事貶官到此，久聞道德，切思見顏。緣昨到來，未獲參謁，倘能暫垂見過，實為多幸。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，日久佇瞻。不宣。愈白。

愈啟：海上窮處，無與話言，側承道高，思獲披接。專輒有此谘屈，儻惠能降諭，非所敢望也。至此一二日，卻歸高居，亦無不可。旦夕渴望。不宣。愈白。

愈啟：惠勻至，辱答問，珍悚無已。所示廣大深迴，非造次可諭。《易大傳》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然則聖人之意，其終不可得而見耶？」如此而論，讀來一百遍，不如親見顏色，隨問而對之易了。此旬來晴明，旦夕不甚熱，倘能乘間一訪，幸甚。旦夕馳望。愈聞道無疑滯，行止係縛，苟非所戀著，則山林間寂與城郭無異。大顛師論甚宏博，而必守山林，義不至城郭，自激修行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，非通道也。勞於一來，安於所適，道故如是。不宣。愈頓首。

皇帝即位賀宰相啟

愈啟：伏見冊命，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，以主神人。含生之類，孰不蒙賴。相公翼亮聖明，大慶資始，伏惟永永與國同休。愈下情不勝慶躍，限以所守，不獲隨例拜賀，謹差某奉啟。不宣。謹啟。

上鄭尚書相公啟

愈啟：伏蒙仁恩，猥賜示問，感戴戰悚，若無所容措。然尚有厥誠，須盡露於左右者，敢避其煩黷，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！愈幸甚，三得為屬吏，朝夕不離門下，出入五年。竊自計較，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，故事有當言，未嘗敢不言，有不便於己，輒吐私情，閣下所宜憐也。分司郎官職事，惟祠部為煩且重。愈獨判二年，日與宦者為敵，相伺候罪過，惡言詈辭，狼藉公牒，不敢為恥，實慮陷禍。故前者懷狀，乞與諸郎官更判，意雖甚專，事似率爾，言語精神，不能自明，不蒙察允，遽以慚歸，俛俛日日，遂逾累旬，私圖其宜，敢以病告。鳲鳩平均，歌於《國風》；從事獨賢，《雅》以怨刺。伏惟俯加憐察。幸甚，幸甚！愈再拜。

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啟

愈啟：愈為相公官屬五年，辱知辱愛。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，日夜思慮謀畫，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，不宜苟且求容悅；故於事未嘗敢疑惑，宜行則行，宜止則止，受容受察，不復進謝，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。今雖蒙沙汰為縣，固猶在相公治下，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，為形跡嫌疑，改前所為，以自疏外於大君子，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。

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，為其長者，得不追而問之乎？追而不至，為其長者，得不怒而杖之乎？坐軍營操兵守禦、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，此真為軍人矣。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，則誰非軍人也？愚以為此必奸人以錢財賂將吏，盜相公文牒，竊注名姓於軍籍中，以陵駕府縣。此固相公所欲去，奉法吏所當嫉，雖捕係杖之，未過也。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，愚以為大君子為政，當有權變，始似小異，要歸於正耳。軍吏紛紛入見告屈，為其長者，安得不小致為之之意乎？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。及見諸從事說，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。雖然，豈敢生疑於萬一？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，蓋復

黽勉，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。小人受私恩良久，安敢閉蓄以為私恨，不一二陳道！伏惟相公憐察。幸甚幸甚！

愈無適時才用，漸不喜為吏，得一事為名，可自罷去，不啻如棄涕唾，無一分顧藉心；顧失大君子纖芥意，如邱山重；守官去官，惟今日指揮。愈惶懼再拜。

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

國子監應令新注學官等牒，準今年赦文，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，以充學官。近年吏部所注，多循資敘，不考藝能，至令生徒不自勸勵。伏請非專誦經傳，博涉墳史，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，不以比擬。其新受官，上日必加研試，然後放行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。具狀牒上吏部，仍牒監者，謹牒。

潮州請置鄉校牒

孔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則民免而無恥。不如以德禮為先，而輔以政刑也。」夫欲用德禮，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。此州學廢日久，進士、明經，百十年間，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，試於有司者。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，耳未嘗聞《鹿鳴》之歌。忠孝之行不勸，亦縣之恥也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今此州戶萬有餘，豈無庶幾者耶？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，里閭後生無所從學。爾趙德秀才：沉雅專靜，頗通經，有文章，能知先王之道，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，可以為師矣。請攝海陽縣尉，為衙推官，專勾當州學，以督生徒，興愷悌之風。刺史出己俸百千，以為舉本，收其贏餘，以給學生廚饌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